

国家典籍博物馆青少年情境式教育活动的实践与思考 ——以“我是小小讲解员”课程为例

Practice and Thinking of Situational Education Activities for Teenagers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lassic Books: Taking the Course *I am a Little Interpreter* as an Example

余木子

Yu Muzi

(中国国家图书馆, 北京, 100081)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情境教学的概念及要素分析, 结合国家典籍博物馆藏品及展览特征, 探讨将情境教学应用于青少年教育活动的背景、必要性及可行性, 并以国家典籍博物馆自主特色社教品牌“我是小小讲解员”课程为例, 阐释国家典籍博物馆教育人员在课程策划与实施中, 具体应用情境教学的方式方法, 以及青少年在参与过程中的学习感受与实际效果。在此基础上, 本文从博物馆、青少年、社会责任三个视角揭示情境教学对于国家典籍博物馆品牌塑造、公共教育职能发挥以及青少年文化自信培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及意义, 并进一步探讨国家典籍博物馆未来优化情境式教育活动的努力方向。

关键词: 博物馆 青少年 社教活动 情境教学 讲解培训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and elements of situational teaching, combined with the collection and exhibition features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lassic Book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situational teaching to youth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takes the course of *I am a little interpreter*, an independent social education brand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lassic Books, as an example, explain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s and objectives in curriculum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by the education personnel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lassic Books, as well as the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practical effects achieved by teenagers during the participation proces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mportant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situational teaching in the brand building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lassic Books, the exertion of public education function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f teenagers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museum, youth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dditionally, it further discusses the direction of efforts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lassic Books to optimize situational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Museums; teenagers; social education activities; situational teaching; explanation and training

当前,博物馆在以物教人、以史育人、以文化人^[1]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青少年是博物馆的重要服务对象,随着对其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探索实践的逐步深入,国内博物馆针对青少年的社会教育课程体系已日趋成熟。自2014年9月开馆以来,国家典籍博物馆策划实施了诸多青少年系列专题社教活动,逐步建立起具有自身特色的博物馆社会教育品牌,情境教学便是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创新青少年社教活动表达方式上的最新实践。

一、概念解析

1. 情境教学

我国著名儿童教育家李吉林认为情境教学是一种将认知活动与情感活动巧妙结合的教学方法,强调择美构境、境美生情、以情启智,提倡将青少年带到创设的教学情境之中,以情景交融的方式激发学习兴趣,让青少年获得身心愉悦和发展动能,从而将被动式灌输转换为主动式探究,促进青少年在实际观察与感受中收获知识、培养能力、启迪智慧、陶冶情操,实现各项素质全面和谐发展^[2]。

2. 博物馆情境教学

博物馆教育的独特性在于几乎要利用人的全部感官进行学习^[3],而人在身临其境的场景之中,通过深度参与其中的过程,更好地激发和调动各处感官与感觉是情境教学的优势所在,这使得两者的结合相得益彰。博物馆情境教学,是将情境教学法应用在博物馆这一特定环境中,由博物馆教育人员根据场馆气质、展览主题、藏品特征等要素开发出独具特色的社教活动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和发散活动表现形式,依托不同

的活动主题创设出相关联的教学情境,让青少年在其中引发情感共鸣,从而进行深度体验式学习。在情境氛围中,博物馆教育人员以情感互动为纽带将知识传递给青少年,寓教于乐,引导他们学、思、行、治;青少年则以情感交融的方式感受并获取知识,轻松愉悦地接纳和理解教学内容,进而自发地喜欢上博物馆。

二、国家典籍博物馆情境教学需求分析

1. 藏品及展览背景特征

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藏品及展览主要以典籍为主,与器物类博物馆相比观赏性和实用性稍显不足。其一,典籍自身形制单一、外观朴实,内页色彩单调且以文字内容居多,故而缺少立体性和生动性,观者易有枯燥乏味之感;其二,典籍展示手法较为局限,通常只对开本的形式进行呈现,受制于展示篇幅的有限性,可以被直观获取的信息很少;其三,典籍知识较为小众,展览主题通常深奥且抽象,而且典籍以繁体字并竖排版的方式有别于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往往给观者欣赏和理解展览内容带来难度,故一定程度上缺乏通俗性和普适性。

不过,典籍也具备自身独特的优势特征,其中丰富的故事延展性最为显著。其一,典籍自身的流散史与递藏史是生动的故事创作素材。因材质脆弱易腐等原因,典籍历经千古流传不易,在先人前赴后继保护传承的过程中,每一件典籍背后都蕴藏着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历史过往,这些过往作为创作原型可以孕育出众多立体饱满的故事情节;其二,典籍承载的历史文明是故事创作的沃土。典籍不仅是文物,也是文字的主要载体,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其记载内容包罗万象,饱含着中华民族光辉璀璨的文明结晶,所谓鉴古而知今,典籍中这些生动不朽的历史典故为故事创作提供不竭的灵感源泉。

2. 应用必要性

依据上述特征可知,国家典籍博物馆的社教活动要基于趣味性、生动性、故事性来开展,如此才能在博物馆众多教育活动中脱颖而出,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社教活动实施过程中,博物馆教育人员是展览、藏品与青少年间交流互动的桥梁,好的教学方式则是催化剂,可以正向促进提升教学效果。围绕典籍开发的社教课程,因其自身属性特点,更需要博物馆教育人员参与指导,用通俗易懂的解读方式帮助青少年理解和接纳课程内容。

基于此,情境教学为国家典籍博物馆社教活动扬长避短提供了有力保障。一方面,在情境教学环境下,国家典籍博物馆教育人员以引导和启发的方式赋予青少年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通过主动探索、积极参与获得体验式的乐趣与感动,消减典籍知识带来的枯燥乏味之感;另一方面,情境教学通过创设情境将展览及藏品置于特定历史时空中,在时代环境的映衬下典籍的深层特质被激发,丰富内涵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青少年通过深入挖掘并感知典籍背后的故事,由表及里渐次掌握课堂传授的相关内容,避免因典籍知识晦涩难懂而导致学习效果大打折扣。

3. 应用可行性

情境教学最初应用于语文教学中,语言训练是其中的重要一环,青少年在教材描绘的情境之中对课文进行朗读、背诵与阐发,完成片段式的语言练习,通过将语言训练统一在情境之中,加深青少年对课文内容的感知与理解,并提升语言表达能力,这与博物馆讲解培训的特点十分契合,为情境教学在其中的应用提供了借鉴意义。在国家典籍博物馆讲解培训中,讲解词类似于语文课文,展品的历史背景为情境空间的创设提供了多元的素材,青少年在搭建起的生动情境中自然而然地串联讲解词内容,以理解和想象记忆的方式代替机械式记忆,最终实现对讲解内容的全盘掌握与流利表达,从而达成展览的讲解目标。

“我是小小讲解员”是国家典籍博物馆的金牌社教课程,旨在通过讲解培训这一形式,让青少年在浩瀚的典籍文献中感悟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以往传统的讲解培训中,

青少年通过背诵、练习等反复记忆讲解词,最后以接力讲解的方式完成汇报展示,与其他博物馆的培训形式千篇一律。2021年,国家典籍博物馆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探索将情境教学融入讲解培训之中,围绕《永乐大典》这一主题,依托历史事实、搭建故事框架、编排情景剧目,以戏剧演绎的方式进行讲解呈现和汇报展示,生动诠释展览内容,为青少年带来新奇的课程体验。

三、情境教学在“我是小小讲解员”中的应用

国家典籍博物馆“我是小小讲解员”课程立足兴趣、体验、情感、创造、实践等情境教学法中促进青少年发展的要素,进行课程的策划与实施。在“我是小小讲解员”培训过程中,青少年通过扮演历史角色深入历史场景,满怀好奇心回溯历史过往,在探求过程中发掘历史真相,逐步建立起对《永乐大典》完整清晰的认知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个人的独到见解,进行个性化阐释与表达,层层递进,最终达到收获知识、启发思维、学以致用、陶冶情操的目的。

1. 青少年心理上的情境构建:培养兴趣,诱发主动性

情境教学在“我是小小讲解员”中应用的第一步,体现在备课阶段将情境教学法形式上的新颖性贯穿于课程筹划思路中,从心理层面提升青少年对课程的接受度。

一是明确核心主题。“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是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常设展,也是国家图书馆四大专藏,围绕《永乐大典》开发课程能够充分盘活国家典籍博物馆特色资源,为“我是小小讲解员”课程提供充足、优质的内容支撑。同时《永乐大典》历经坎坷、存世量少,自身的故事性和稀缺性为课程研发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其重要性与神秘性可以有效调动起青少年的感官兴趣,引发好奇心和求知欲。二是发散课程形式。主题是活动的灵魂,而好的形式可以为之锦上添花。国家典籍博物馆将戏剧表演融入讲解培训之中,以《永乐大典》的编纂与流散、后人的寻访与守护为故事主线创作剧本,在此基础上配置角色、设计台词、搭配服装和道具,真实还原人物角色的时代特点,生动展现《永乐大典》的“前世与今生”,引发历史代入感,增强课程趣味性。三是丰富课程内容。在仪礼、发音、实地讲解训练等常规性课程安排之外,“我是小小讲解员”还增设了四节专题课,围绕《永乐大典》的编修、流散、

版式、内容等主题深度解析展览内容，进行充实的背景铺垫，让青少年对《永乐大典》的认识变得更为具象和饱满，增强感知力和心灵共鸣。四是优化授课顺序。从简单易懂的讲解基本功训练入手，在青少年对讲解建立起初步认识后开展专题学习，熟悉讲解词内容并进行讲解训练，再结合戏剧表演加深对于课程内容的掌握，最终出色地完成汇报演出（图1）。这种循序渐进的培训节奏更易被青少年接受，避免他们产生畏难与抗拒情绪，帮助他们以乐观积极的态度享受整个学习过程。

2. 青少年学习中的情境式演绎：指导观察，强化感受性

情境教学在“我是小小讲解员”中最核心的应用，是将课堂迁移至创设的教学情境之中，营造出有氛围感的授课环境，青少年通过情境教学方法中的启发性和深度沉浸式体验提升对于课程的感知力。

为打造引人入胜的戏剧表演，国家典籍博物馆教育人员根据《永乐大典》的展览内容设计了提议编修、大典编成、嘉靖重录、海外寻访、乡间得宝五幕剧情，给予青少年充足的表演空间。同时，围绕故事发展脉络设置了中学生、谢缙、姚广孝、嘉靖、陆绎、纪昀、邵晋涵、文廷式、郑寿麟、袁同礼、孙洪基、北图专家等角色，这些角色在《永乐大典》的编修与保护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角色扮演，青少年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文化保护传承的艰辛与不易。此外，在戏剧编排过程中，国家典籍博物馆教育人员会依据每位青少年的特点与喜好匹配相应的角色，并将晦涩绕口的典籍专业术语转换为轻松活泼的口语化台词，让

时间	上午（9:00-11:00）		下午（14:00-16:00）	
	9:00-9:30	10:00-11:00	14:00-14:30	15:00-16:00
第一天	开班第一课	讲解员礼仪	讲解发音技巧	讲解词训练
第二天	一波三折——《永乐大典》的编修		秀外慧中——《永乐大典》的内容和书写	讲解词训练
第三天	讲解培训	永乐之“美”——《永乐大典》的版式与插图	讲解词训练	讲解培训
第四天	久闻汝名惜非全——《永乐大典》的流散与回归		讲解培训	戏剧表演
第五天	戏剧表演	讲解培训	戏剧表演	讲解培训
第六天	讲解排练	戏剧排练	正式汇报	

图1 “我是小小讲解员”课程表

整部戏剧在真实严谨的史实中穿插着喜剧般的幽默与诙谐，以此更好地呈现戏剧效果。青少年在国家典籍博物馆教育人员的悉心指导和与其他角色反复对戏的过程中，不断触发灵感，增加表演张力，深化对角色的理解，实现从表演到创作的蜕变过程。通过戏剧演绎，青少年不仅塑造出鲜活有趣的角色，更是以角色为媒介联结起历史与当下，为自身注入知识、信仰、责任与担当的力量（图2）。

3. 青少年实践中的情境式反馈：学以致用，激发创造性

情境教学在“我是小小讲解员”中应用的最后一步，是在课程结束后返回到生活情境中去解决实际问题，通过延续情境教学内容上的实践性，让青少年在学用互促的过程中发展思维、提升自我。

为了鼓励青少年学有所用、发挥所长，在课程培训过程中，国家典籍博物馆教育人员会主动发现、培养、支持、引导其中有能力、有意向的青少年，在培训期满且通过考核后加入国家典籍博物馆志愿者服务队伍，将课程所学运用到展厅实地讲解中，成为传播典籍知识的小志愿者^[4]。这是国家典籍博物馆将社教活动与志愿服务创新结合的有益尝试，促使情境教学与情境实践形成良性循环。国家典籍博物馆定期在周末及节假日增设志愿者讲解时段，邀请有闲暇时间的小志愿者来到展厅为观众提供展览讲解服务。小志愿者在讲解时要佩戴好绶带以示身份，同时还要做到讲解内容准确完整、言语动作规范得体，按照规定时长完成讲解工作（图3）。组建青少年志愿服务团队是为了通过创设生活情境，让青少年有机会在讲解实践中温故知新，让所学知识与技能在生活之中仍有用武之地。青少年通过与他人、环境的互动，逐步建立起自身意义和知识体系；通过语言表达来回应所学内容，



图2 “我是小小讲解员”戏剧表演场景



图3 “我是小小讲解员”志愿服务讲解

将相关认知与生活结合,进而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5]。在担任志愿者期间,青少年在主动传递知识、阐发观点、与观众互动问答、处理突发问题等环节中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逐步完成从小学员到小老师的身份转换。

四、国家典籍博物馆情境教学的作用及意义

1. 博物馆视角:打造自主品牌,提升社会美誉度和知名度

随着博物馆社教活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活动内容同质化、形式单一化、质量参差不齐等现象逐渐浮现。在文化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增大的今天,增强公共教育产品辨识度,提升自身吸引力和影响力,是国家典籍博物馆需要直面的时代课题,情境教学的融入让国家典籍博物馆社教活动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精品化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情境教学起到了活化典籍的作用,促进了典籍这一文化符号脱颖而出、深入人心,增加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社教活动的活力值,打造出寓教于乐、备受好评的课程效果;另一方面情境教学提升了典籍文化传播效能,以无形宣传的方式扩大了潜在受众群,让更多青少年和家

长慕名而来观看展览、参加活动^[6],增加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社教活动的黏合度,促使社会公众形成品牌追随。情境教学作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抓手,让国家典籍博物馆以“文化惠民”的姿态加速优质品牌形象塑造,促进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攀升。

2. 青少年视角:用知识滋养心灵,增进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国家典籍博物馆情境教学包括情境课堂与情境实践两部分,通过践行“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这一认知规律,将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有机结合,促进青少年学用相长、知行合一。所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情境课堂以增进青少年兴趣作为撬动教学的支点,通过优化课程内容和组织形式,倡导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让青少年在收获知识的同时陶冶情操,激发对于中华传统典籍文化的热爱与向往。情境实践则以志愿服务的形式,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融入社会、展现自我的平台,让认识基于实践、借助实践得到升华。作为展览与观众对话的窗口,青少年以孩童视角讲解、诠释展览的方式,让典籍文化得以更平易近人的形式进行传播。在这一过程中,青少年在感染观众的同时,也成了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弘扬者、践行者,逐渐形成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责任担当与行动自觉,并以之为圆心辐射和带动身边的人,让文化自信、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在更多人心中生根发芽。

3. 社会责任视角:办好第二教学课堂,履行新时代博物馆的重要使命

2008年,北京市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正式启动,开启以社会资源补充学校教育的新途径。2020年,教育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博物馆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单位,为学校提供场地、藏

品及其他资源研发课程、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已成为建立家校社一体化教学体系的重要一环。2022年,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出台,将教育的核心目的从知识传授转向素质培养,即注重培育学生终身发展和适应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素养,特别是在真实情境中认知事物、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关于构建“情境”的表述更多达40余处,情境教学法已成为当下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典籍博物馆作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开发情境式教育活动是顺应课程改革、加速与新课标接轨、促进馆校共建的重要举措,对于建立健全与学校之间的科学对接和长效合作机制意义重大。同时,国家典籍博物馆通过情境式教育活动促进了青少年思维发散,帮助他们由点及面扩展知识体系,并以实践育人的方式,塑造了青少年个人修养、社会关爱、家国情怀等必备品格,培育了他们自主发展、合作参与、创新实践等关键能力,由此促成青少年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让典籍资源在公共教育中发挥更大效用,以此在“双减”大背景下履行好博物馆助力青少年教育的重要使命。

五、启示与思考

为了更好地评估“我是小小讲解员”情境式教育活动的教学效果,国家典籍博物馆以采访的形式对授课老师、青少年、家长三方开展了满意度调查。经过授课老师观察,青少年在情境教学模式下的参与热情相比之前更为高涨,课堂学习氛围也更为浓郁;几位曾多次参加过“我是小小讲解员”课程的青少年一致认为,融入戏剧表演的学习方式与传统单一的讲解培训相比更加生动有趣,也更易于理解和接受;很多青少年在课程结束后依然回味无穷,他们自发地用文字记录下来参加课程的心得体会,并发布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上^{[7][8]},期望将好的经历分享给更多的人;从家长的反馈中也可以获知,情境教学以丰富的课程内容和新颖的授课方式深受孩子们喜爱,从对《永乐大典》一知半解到如数家珍,孩子们不仅学到了更多知识,还掌握了更好的学习方法,家长普遍表示会鼓励孩子继续参加国家典籍博物馆的社教活动。由此可见,“我是小小讲解员”情境式教育活动实现了较好的学习效果并收获了较高的满意度。

但不容忽视的是,国家典籍博物馆情境式教育活动在取得阶段性成功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一是活动主题单一,仅围绕“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一个展览进行策划,选择范围颇为局限,导致课程延续性差;二是实践频率较低,自2021年暑期至今只举办过4期,但咨询课程报名的人络绎不绝,导致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国家典籍博物馆在课程开发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归根结底与人才不足、课程开发周期长、投入成本高等因素息息相关,因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断丰富课程主题、探索良性开发模式,是未来国家典籍博物馆情境式教育活动长远发展仍要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王敦琴. 新时代公共博物馆的重要使命[DB/OL]. (2021-03-25). <https://m.gmw.cn/baijia/2021-03/25/34714214.html>.
- [2] 李吉林. 李吉林文集: 卷一 情境教学实验与研究[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 21-31, 36-42.
- [3] 曹兵武. 以物为媒: 建构性的博物馆学习与教育论[J]. 中国博物馆, 2016(2): 46-54.
- [4] 宣艺瑶. 未成年人文化和旅游志愿服务实践与思考——以国家典籍博物馆“我是小小讲解员”为例[J]. 图书馆学刊, 2022, 44(3): 45-50.
- [5] 王芳. 基于实物的学习: 博物馆学习模式的转换[J]. 文博学刊, 2021(4): 63-68.
- [6] 赵国香. 不一样的看“典”——国家典籍博物馆社教活动新探索[N]. 中国文物报, 2023-01-17(8).
- [7] 国家典籍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一对孪生姐弟, 一部《永乐大典》, 一个快乐假期! [DB/OL]. (2022-09-15). <https://mp.weixin.qq.com/s/GLLvosmUZODMEJhNWSRPpw>.
- [8] 国家典籍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四根辫绳凝结的情谊[DB/OL]. (2022-11-14). <https://mp.weixin.qq.com/s/aw79DjboRJj5L6t9Un0jAg>.